



北京外国语大学俄语学院
北京外国语大学俄语中心

主办

集思文丛「第二辑」

北京市教育委员会重点学科资助项目

融通之旅

白春仁文集

语言研究

修辞与诗学

俄罗斯文学

思索巴赫金

符号论与文化

文化对话

教学研究

黑龙江人民出版社

北 京 市 教 育 委 员 会 重 点 学 科 资 助 项 目



北京外国语大学俄语学院
北京外国语大学俄语中心 主办

集思文丛「第二辑」

融通之旅

——白春仁文集

黑龙江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融通之旅:白春仁文集/白春仁著. —哈尔滨: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007.5

ISBN 978 - 7 - 207 - 07365 - 5

I. 融... II. 白... III. ①语言学—文集 ②文学研究—俄罗斯—文集 IV. H0 - 53 I512.06 - 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7)第 081204 号

责任编辑:张晔明

封面设计:于克广

徽标绘图:韦尔乔

融通之旅——白春仁文集

Rongtong Zhilü

白春仁 著

出版发行 黑龙江人民出版社

通讯地址 哈尔滨市南岗区宣庆小区1号楼(150008)

网 址 www. longpress. com E-mail hljrmchs@yeah. net

印 刷 黑龙江省地质测绘印制中心印刷厂

开 本 787×1092 毫米 1/16

印 张 20.5

字 数 400 000

版 次 2007 年 6 月第 1 版 2007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 - 7 - 207 - 07365 - 5/H · 272

定价:38.00 元

(如发现本书有印制质量问题,印刷厂负责调换)



有益的教科书

——写在三部文集出版之时

早在筹划出版系列丛书《集思文丛》的时候,我们就与黑龙江人民出版社商定,在推出语言学、文学、社会文化论丛的同时,还要出版系列个人文集。2006年,《洛特曼学术思想研究》论文集已经问世。如今,这套《融通之旅——白春仁文集》、《语林思行——汪嘉斐文集》和《语言学探索——郭聿楷文集》又与读者见面了。上述两套学术集子,从不同的侧面反映了我院教师的科研成果,特别是后者,凝聚了三位老教授的主要学术思想,是他们学术生涯的阶段性的总结。

作为俄语学院的院长,在三位博导的文集出版之时,我觉得有义务写几句话。但作为晚辈和学生,又感惴惴不安,恐理解不透而未能表达出三位先生的思想精髓,好在这里不是写鉴定和评语,有表述不当的地方大家也会原谅。

三位先生都是我非常敬重的师长,从做事到做人,始终是我学习的楷模。

白春仁教授曾担任多年的北外俄语系系主任。在他主持工作那些年,不仅俄语系的教学和科研蓬勃发展,而且作为第一届外语教学指导委员会俄语组的组长,他领导和亲自参与制定的《高等学校俄语专业教学大纲》,至今仍然是全国俄语专业教学的指导性文件。白教授多年从事俄语语言文学的教学和科研,涉及语言实践、词汇学、修辞学、文学修辞、翻译、诗学、汉俄语比较等学科。他一直从事巴赫金、洛特曼等学术大师的思想研究,承担了多个有关的国家社科基金课题,为我国引进、吸收和消化国外重要人文思想作出了很大的贡献。为此,他于2006年获得了国际俄语教师协会颁发的普希金奖章。

汪嘉斐教授是我国外语界知名的修辞学专家。他的学术领域涵盖修辞学、演讲术、口语学、翻译学等多个学科。多年来,汪教授为研究生教育殚精竭虑,形成了自己的特色和传统。他孜孜追求的尽善尽美的俄语表达,为中国人学好外语树立了典范。准确、得体、生动、富有感染力……汪教授不仅在理论上探索语言运用规律,而且在实践中把语言表达发挥到极致。凡是和他接触过的同事和学生,无不为了他的理论和实践的完美结合而感到叹服。

郭聿楷教授是一位非常严谨的学者。他从事语义学和语用学研究多年,著述颇丰。他还广泛涉猎俄国文化艺术,长期讲授俄罗斯音乐、绘画等艺术课,并多年从事学术编辑工作。郭教授的特点是严谨、严格、严肃,他不仅自我约束,而且对学生严格要求,也正因为如此,他指导的博士生和硕士生多次获得各级优秀

论文的美誉。2006年,郭聿楷教授获得中国俄语教学研究会评选的优秀论文语言学类一等奖。

这套文集的出版,既是三位先生个人学术思想的凝聚,更为后辈提供了良好的学习教材。对于这几个学科领域有兴趣的学者,可以比较集中和系统地学习一些东西。除此以外,透过这套文集,还可以窥见三位教授研究领域和学术思想的发展脉络,学习他们不断进取与时俱进的精神,扩大视野和深入专业的广博结合,以及教学与科研的紧密联系,两者兼长相互促进。这种精神反映了老一辈教师的共同特点,可以说体现了俄语前辈半个世纪来积累的宝贵经验。这些经验对于年轻学者选择学科方向和拓展学术领域尤其具有指导意义。

2007年初春,大地复苏,生机盎然。三部文集的出版,为俄语学院“十一五”计划开了一个好头。以此为契机,大家一起来总结治学经验,明确努力方向,把科研和教学推进一步。更为可喜的是,现在一批中青年教师正接替老教授而成为骨干,在各个学术领域崭露头角,形成奋发进取的迅猛势头。我们相信未来还会有新的个人文集陆续推出。

借此机会,还要感谢北京市教育委员会和黑龙江人民出版社。由于北京市教委的支持,三位德高望重教授的学术思想得以整理成集,承蒙黑龙江人民出版社的鼎力协助,尤其是张晔明先生的热情支持,期盼多年的三部个人文集得以付梓,也作为北外俄语学院向中国俄语界的一份献礼。

北京外国语大学俄语学院院长 史铁强

2007年2月于北京



作者的心愿(自序)

一篇篇旧稿看下来,忆起许多趣事和师友,抚今追昔,心里涌上一股重返家园的快意。记忆真是一笔精神的财富,咀嚼记忆的反思更可使这财富增值,于是鼓起勇气清理几近发黄的文字。可是文章本身因为时过境迁,加之原本浅陋,在今天的眼里大多已不足观。说到浅陋,过去也曾以种种客观的局限暗自解嘲,想来并不尽如此。扪心自问,无论看社会还是做学问,迷信权威,迷信洋书,不善独立运思,有点小聪明而无大创意,开头的一二十年便是这么过来的。学养不充分,精神有束缚,两方面交互作用,几乎变成积习,才留下了浅陋的遗憾,直到“文革”后渐渐开始痛切地自省。那末,又何必把旧文编印成册浪费金钱和时间呢,我想。

帮我下决心冒昧献丑的,倒是贯注书中始末的一种持久的心愿。

学外语伊始,随着语言能力的提高,眼前仿佛拉开了一个新奇世界的大幕。日复一日,这世界越走越近,终于可以在这片天地里看出一种真切而异样的生活,真切而异样的思考。渐渐地,异样变得亲切,隔膜转成理解,俄罗斯人一个不可捉摸的另类,在心目中差不多已是声气相投的邻里。读俄国书,交往俄国人,千百次地蓦然发现,不同民族在为人处世上竟能如此地人同此心,心同此理。凭这直感我深信不疑,不独与俄罗斯人,同一切走在文明征途上的地球村居民,我们都是情理相通,知心会意的;但凡用外语可以沟通思想的,相信定会有类似的体验。

外语既然有这样的神通,学习它掌握它的人为沟通中外思想出力,便是责无旁贷、天经地义的了。不过,具体地怎样做这沟通的工作,却是一个大学问。人们一直在多方摸索,到了今天,文化交流在学理层面上甚至快升为显学,也还不好说形成了较为可信较为系统的交流理论。记得50年代末读研时,我给自己选的第一篇学术论文题目,就是俄汉语的词义对比。动机颇为幼稚甚或有点取巧:单写俄语免不了抄洋书,即便说出某种新意也超不过人家自己的研究,何苦去貽笑大方;写语言对比好坏是自己的,至少试一下此路能否走得通。做下来倒满有兴味,当然不会有什么深度,倒是坚定了一种信念:汉俄文化之间有的好比,比较



也正是我们用武之地。后来从事外语教学,一直没敢忘怀在汉俄之间联类比较的初衷,也曾为此诚惶诚恐地不断补救自身的民族文化根底。这样经年累月,从实践中悟到一点门路:不同文化的相互沟通,全在文化异同的鉴别和推敲之中。异同两者之间,差异固然重要,往往被设定为对比研究的终极目标。其实,二者之同才是立论的根据和关键。有相同因而才有相通,这个大前提并非只是某种一厢情愿的信念,它是要长年观察,殚精竭虑才可达到的心领神会。一旦思想深处认定不同民族间人心相通,文化同构,便会产生比较研究的自觉意识,变畏途为坦途,在同中见异,在异中求同,纵横捭阖,游刃有余。怀着这种兴趣和愿望,我在学习、教授、研究的过程中,不管涉及什么学科和课题,总爱把汉俄联系起来思考,从中感到很多乐趣,逐渐也偶有一得之见。接下来自然就萌生了由沟通到融通的念头。

何以说自然呢?因为我们毕竟是中国人。专治外国语言与文学,或者扩大到外国的人文学术和外国文化的,除了教学生传授相关知识,不能不考虑学有所用的问题:怎么使这学识有助于中国学术的发展。当然,外国的学问译介得好,就是基础性的贡献。再能对比中外,辨析异同,架起沟通的桥梁,便是开拓性的工作了。因为单说俄国文化或中国文化,本无所谓异同,两相参照,才生出似与不似、同与不同。不过,区分异同到此为止,中外文化在研究者身上依然是各自独在的两张皮。难到就不可百尺竿头更进一步,把两张皮化合成一张吗?我看到俄国的优秀学者,莫不追求融通内外而自出机杼。国内前辈和同仁,学有所成时也都把目光投向中外文化的相互对话。这给了我启示和勇气,在研究中学着自觉地追求俄为中用的目标。也只是从这时开始,我才日甚一日地痛感这事的复杂艰难,痛感经验和理论的双双缺失。多年来我的一点体会,是认识到学术融通是一种治学方向和目标,融通的方法与途径则必定是不拘一格的,而且正该想着独辟蹊径,走出自己的路。现在看来,这个融通的努力许多情况下也只落得个美好的愿望,并没产生什么可圈可点的实绩。倒是它的影子在不少文章里还隐约可见,透露出一种过来人的心迹。这或许能引起青年同事们一点兴趣。

仅仅凭了这一点,我把这本书看作是一次融通之旅。

在学校的环境里,教学和研究相伴相长,使我得益良多。一方面,长年不得不担任各种课程,这就逼你全面熟悉学科,并且得扎扎实实打好专业基础。另一方面,恐怕更为重要,在同青年学生交往中脑子永远处于活跃的交锋和探索之中。至于和研究生切磋学问,感受时代的科学脉搏,犹如无可替代的源头活水,日复一日地滋润着思想园地。这样,有教学的积累作后盾,作动力,研究的选题



就比较实在,有的放矢,也容易深入进去。反过来,钻研某些新课题有所体会,运用于教学中,又确可使课程常讲常新,帮学生了解学术潮流的发展。不过,学术研究终归与教学大不相同。教学是授业,传递知识技能,最高追求在于教会学生善思。科研则是自己运思创新,推出新见解,解决新问题。教课基本上应该依照教学大纲和教材走,按步就班。研究的正道和常规,却是别出心裁,从选题、立意到取材、路径以至目标,不从众也不媚俗,要出自内心独到的领悟。科研没有资料和思想的积累不成,但有了积累也仍是成败难卜,不像十月怀胎一朝分娩那样必然。难题的破解,常常是竞月苦索,偶一得之。回顾起来,曾经在不同学科里涉及到汉俄比较的许多问题,我反反复复苦思苦想,从没有放弃过,但至今仍然是未得要领,走不出迷圈。即便写进文章的一些问题,也不能说得到了满意的解决,今天读来自己都不免汗颜。尽管如此,讲堂、学生、切磋,一直是我精神的支撑,鞭策我不要停止思考,让我切实感受到作研究的乐在其中。有惠如许,个中的道理何在是很值得琢磨的,或许就因为老师总是处于青春活力的簇拥之中吧。

我读研选的专业是现代俄语,毕业任教之初以词汇学为研究方向,旋即扩大到修辞学。因对语言艺术情有独钟,又整日生活在俄罗斯文学的熏陶和震撼之中,文学修辞这门新兴学科很自然地成了主攻方向。文学修辞、作品修辞分析、古典与现代文学选读,是我长年不断的课程,也是我编写讲稿和教材的中心题目。不过我没有划地为牢,以修辞学为中心和基础,一方面同话语学、口语学、语义学等语言学科沟通起来;另一方面又与诗学、文学理论、阐释学等文学学科相衔接;时值“文革”之后国内掀起重读古典文论的热潮,启发我取本国的古典学术作为观察俄罗斯语文理论的参照物。程度不等地广泛涉猎,不知不觉间竟也合成了一个学科群。虽然比起我所羡慕和追求的理想知识结构,这还只是个轮廓和雏形,总算打破了单一学科和单一文化的局限。我想,后生可畏,青年学人定会真正实现精博相济、中俄沟通的大学术目标:以俄国语言学和文论为核心,以中国相关的传统学术为比照,自主独立地作出创新。

钻研文学修辞,带出一项副业,就是翻译。我没有治过翻译理论,也没讲过翻译学。不过翻译在我心目中一直是可敬重的语言艺术。当不具备尽心尽力去做的条件时,我是不敢染指的。到了八、九十年代,在又一次引进外国文化的持久热潮里,应朋友同事之邀,我着实译了不少,有小说、散文、随笔,也有诗歌;不时还承担过校对译稿的工作。不管是译还是校,职业习惯使然,我都比较关注作品整体特色的理解和传达,形象体系及其寓意的处理;思考作者立意与风格的把握等等。同时,对俄汉语相互间的谐调与变通,文化信息的取舍隐显,文化格调



品味的移植,有过不少观察和设想,但这些显然失之理想化而难得充分落实到翻译实践中去。由此我想到文学信息传达的极端复杂性,又发现翻译原则和技法总是随条件而调整变化的。如果把语言信息扩大为文化信息,那末可以说,不同文化间的交际与沟通,同样存在着多元而非划一的目标、原则、方法、结果。总而言之,我透过翻译问题仿佛看出了语言问题、文学问题、文化问题。翻译学就这样也便纳入了我的知识结构。实际上我的笔译实践对我的专业研究,的确有很大的帮助。

文集中有两篇东西是讲口译的,这显得有些突兀,其实有它的原由。大学毕业后我有过两年的口译工作经历,触接了经济社会各方面问题。通过日复一日高强度长时间的口头翻译锻炼,口语能力自然有所长进,更主要的是切切实实体会了什么是口译,这种专业技能的特殊要求是什么,应该如何适应口译的职业规范。我任教后早自“文革”前夕就开始上本科的口译课,时断时续。80年代又参加硕士口译班教学。回顾教学历程,我深感口译教材和教法未能反映实际工作的要求,形同笔译课的改头换面的延长。之后观摩北外联合国译训班教学,了解苏联、法国的口译理论,受到启发,于是结合教学实践开始思考口译学科的一些基本问题。我希望把自己粗浅的认识留成文字,是想对十几年口译教学的苦乐有个交代。事实上,关切口译的独特性,同我偏好口语大有关系。在俄语功能修辞学五大语体的框架里,除文学语体外,百姓的生活语言考究起来,最叫我兴致勃勃。加之俄国的口语研究获得长足发展,丰富的资料令人信服地显示出民间语言的生动灵活,底蕴浑厚,充溢着独特的民族韵味。文学作品在风格与精神上得益于人民语言,我们的教学(包括口译)不应该充分利用这笔资源来提升自己的水准吗?! 口语语体并非高不可攀,何况教学规律就是如此:取法其上,得乎其中。无论如何,在我对口译的理解中,口语是个重要的砝码。脱离了口语学科,口译的教和学都要变得苍白乏味。

如果单从学术方面回过头看一看,四十余年的研读俄罗斯,只是做了三件事,且都留着或大或小的尾巴待去完成。

第一件事,六七十年代研究维诺格拉多夫的语言学和文学理论,以作者形象范畴为核心,对文学修辞这一交叉综合学科形成了比较系统的理论认识,并在这个基础上考察了俄国若干经典作家的风格与修辞艺术。记录下这一工作结果的,主要有一本《文学修辞学》和一篇《俄苏文学名篇的修辞分析纲要》。维氏对语文学建树巨大,思想深刻而论辩缜密,迄今国内未见译介,是件憾事。

第二件事,八九十年代研究巴赫金对话理论,从作者形象问题扩展到复调小

说,再依次钻研审美建构、话语论、行为哲学,归结于人文方法论,加上参加巴氏文集中文版的编译,前后用了十余年。全面系统研读一位大学者的可见成果,便是文集中的相关文章,可惜文章寥寥无几。但我由衷地感激巴赫金,是他促成了我学术工作的重大转折。如果说维诺格拉多夫使我把语言与文学贯通一气,打下了语文学的综合基础,那末巴赫金教我把语文学同哲学联系起来,通过哲学本体论(行为哲学,话语理论)和认识论(对话论)的思想,逐步把握一种研究人文科学的综合视角,核心便是巴赫金意义上的对话主义:克服西方理性主义和科学主义的流弊,反对真理的绝对化;破除专制话语,张扬个人的独特视角、自主话语和社会责任;倡导平等交往,通过对话接近真理、发展学术。他的学术思想是多方面的又是具体落实的,且处处可见出人意料的原创性。这里有哲理高瞻的说服力,尤其有人文精神的感召力。自己那点语言、文学、文化的学识积累,经过研读巴赫金,似乎普遍提高了一个层次,像是接受了一番心灵的过滤。这时我也就理解了他何以唤起西方学人那么高涨持久的兴趣。

第三件事,世纪之交研究洛特曼的符号学理论,从结构诗学入手,以文化符号论为中心,系统地历史地考察了他的学术建树。这一过程也已上十年之久,尚未结束。通观洛特曼一生逾千篇的撰述,我倾向首先称他为文化学家。人类文化在他眼里是个完整统一的研究对象,因此不是以局部(个别门类、个别现象)取代、冒充、推导整体;却坚持在整体中把握文化的基本脉搏。而且他的成功,还靠了充溢字里行间的对文化创造的珍爱和虔敬。至于符号论,只是他考究文化所采取的切入视角。这一方法在洛特曼手里可说发挥得淋漓尽致,成绩斐然,但他却不曾为其所困。当代科学(包括自然科学)的新进展新趋向,无不纳入他的视野,为之所用。这一点恰是洛特曼的过人之处。我之喜欢洛特曼,正以此为契机,叹服他博采新说,融会贯通,在学术前沿,在环球聚焦的文化领域,卓尔不群成为大家。

古人有“述而不作”的说法,在今人眼里大半难免遭遇“不作为”之讥,似乎这样就够不上教授的水准。我的体会,治外国语言文学文化,述好已经很容易。如果不述便一味去作,对民族间文化思想的交流对话果真会有很大作用吗?!在研究这三位学者方面,如同对我喜爱且下过苦读功夫的一些俄国作家一样,我都是有作不多,没有勇气构筑大部头的研究专著。不过,聊可自慰的,一是把自己的理解和体会组织成了几门专题课,每年讲法上再总求有点改进,这样帮助研究生入门去攻读原著;二是前后指导十余位博士生撰写研究上述学者的学位论文,用化整为零的办法,阐发一些核心的关键的理论问题;合而观之,也许能



够比较准确比较充分地反映出一个学者的理论全貌来。在这个基础上,我想不愁盼不来更善于作的后继者。

近些年我每自庆幸,80年代以来亲历了科学方法多元化的启蒙。如果没有方法论意识的觉醒,如果没有治学思想的解放,我迄今所做的这一点研究恐怕都无法设想。而20世纪科学方法的长足进步,特别是人文科学方法的深刻变化,正是人类文化发展的巨大推动力。所幸我们还没有同它擦肩而过,失之交臂。今后也还依赖于它做新的开拓。这便是我在不少地方屡屡标举方法、立场、视角、模式的内在原因。

也就在这世纪之交,学术潮流明显大变。无论在中国还是俄国,人文科学对文化的关注来势汹涌,方兴未艾。这种热情很自然地蔓延到两国文化交流与文化对话的领域。由经济全球化带动的民族文化互动大趋势,以无限生动的前景,触动着我那根俄为中用的神经。未酬之志竟更膨胀,又添上个中为俄用。中俄文化深层对话,相互为用,遭逢前所未有的大好机会。从思考巴赫金、洛特曼引发的文化理论兴趣,到此刻更进一步拓展为民族文化对话的学理诘问,这便是近两三年写了几篇小文鼓吹开展文化对话的缘故。

半个世纪前融通中俄文化的心愿,经历过那么多的辗转迂回,今天重又炽热起来。本来文章汇集的结尾,该是给科研划上个句号,现在似乎成了几点虚线。这只是于心不甘的一种姿态,表示不轻言退呢,还是真能拿出后续的文字,再启这个话题?我自己也说不好,但愿是后者吧。

白春仁

2007年5月15日于北京

目 录



- [001] 有益的教科书 / 史铁强
[003] 作者的心愿(自序)

语言研究

- [001] 文章结构概说
[010] 语言比较中的对应和等值

修辞与诗学

- [020] 修辞学讲座:文学语体
[029] 比较修辞鸟瞰
[040] 修辞学的视野
[050] 修辞艺术与修辞分析——《俄罗斯文学修辞特色研究》序
[056] 可喜的开端——《韵律与意义——兼论 20 世纪俄罗斯诗学理论》序
[061] Соотношение основных аспектов поэтического текста на материале китайской классической поэзии
[072] Стилистические разработки по русской и советской литературе
1. Н. В. Гоголь
Мертвые души(8-ая глава)
 2. Л. Толстой
Воскресение(отрывки из романа)
 3. А. П. Чехов
Человек в футляре
 4. М. Зощенко
Аристократка. История болезни
 5. В. Шукшин
Светлые души
 6. А. С. Пушкин

К морю

7. Н. А. Некрасов

Размышления у парадного подъезда

8. М. Горький

Песня о Буревестнике

- [102] Доминанты стиля (На материале книги В. Астафьева «Царь-рыба»)

俄罗斯文学

- [121] 文学在哪里遇到了麻烦——俄罗斯文事钩沉
[134] 略说两个多元——读新编俄罗斯文学史
[142] 解读不尽的文学——《20 世纪俄罗斯文学史》中译本序
[146] 实验的文学——“俄国新实验小说系列”前言
[151] 登台呼号弄潮诗——叶甫图申柯创作散论
[160] 我了解的普希金
[162] 《罪与罚》题解
[173] 《陀思妥耶夫斯基全集·文论卷》〈中文版〉译序

思索巴赫金

- [178] 巴赫金——求索对话思维
[190] 边缘上的话语——巴赫金话语理论辨析
[213] 文化创造的艺术

符号论与文化

- [218] 研究洛特曼
[220] 文化的符号学透视
[227] 符号论与文化比较
[242] 探索文化研究的符号学模式

文化对话

- [245] 怎样研究俄罗斯文化——《俄国文化精选读本》序
[250] 资源与触媒——文论一议
[259] 多一双眼睛——读《西方视野中的白银时代》

- [262] 误读的教益
[272] 眼光 气度 信念——漫议中外人文学术对话
[282] 俄罗斯学呼唤文化沟通的自觉
[288] 治学与育人的世纪情结

教 学 研 究

- [290] 口译十题
[300] 口译教学大纲一例
[306] 本科高年级俄语教学的思考
[312] 《俄语演讲集》小序
[314] 浮萍与根





文章结构概说

§1 当今语言学的发展轨迹,由研究语言结构转向研究语言运用,从横向开拓转向古代语文学回采,从一科单进转向相关学科的交叉融合,可以说走着现代科学发展的普遍道路。这中间,关键性的一次突破,就是把语言交际活动和语言交际成品,提高为特殊的独立的研究对象,且大有日益扩张之势。语言学和 related 学科中,近年来争鸣既烈,进展也快,成绩斐然的,就是这个问题。

§2 作为研究的对象,语言交际活动是个大而且新的题目,我们不拟讨论。这里要说的是语言交际的成品。但首先碰到如何为它正名的问题。在苏联语言学界用词中,比较贴切的概念是 *речь* (通译“言语”),与之相近的有 *высказывание* (话语)。不过近时大多趋向使用 *текст* 一词,它的长处是具有“完整”的意味,又可兼指口说和手写的两类成品。现代汉语中,通俗地说就是文与话。可要取定一个语言学术语,便众说纷纭了。以 *текст* 为例,译成“言语”、“话语”未始不可,只是倾向于指口头的语言,又缺乏整体感。译“语篇”不大合习惯。译“篇章”又局限于文,且有单指辞章学中的章法之嫌。如果限定在文字材料上,未尝不可用“文章”,但容易把今天这个研究对象同传统的文章概念完全等同起来,把语言学中这一新兴门类同传统的文章学等同起来。回采古典语文学是为了在现代科学基础上发扬光大优秀的文论遗产,着眼于开拓新的研究领域,探索新的研究方法。说明白这些,下面用什么做术语便无碍大体了。下文,我们用“话语”表示文与话的总称,用“文章”表示形诸文字的话语。

§3 从索绪尔起的现代语言学,几乎以语言为唯一的研究对象,尽管在研究语言本体(它的结构、体系)的同时,逐渐也扩展到了语言的功能,考察语言材料和手段在活语言中的运用规律。今天的语言学,却已不是从语言手段上溯到活的语言,而是把活的语言——话语,作为与语言同等重要的研究对象,于是才开拓出了整个语言交际的广阔领域,同社会学、心理学、符号学等等发生了密切的联系。在研究人们语言交际活动的同时,自然而然地发掘出话语内部的种种类型。研究对象和角度的变化,也引起了研究方法的更新和多样化。把话语作为一个独立特殊而又完整统一的研究对象来看,应该说它同语言一样,有着本体和功能两个方面。从本体说,语言是一个体系,一个完整的结构;话语也是一个体系,一个完整的结构。从功能说,语言是交际的手段,话语作为人们思维的成果,具有广泛的社会效用,古人所谓“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目前国外的话



语研究,虽然角度十分纷杂,着眼处有巨细之别,但都不外乎本体和功能这两个方面。本文只想谈谈话语的本体结构,而且限于文字的话语,亦即文章的结构。其实,文与话的结构,基本原则是相通的;至于它们各自的特点和相互间的差异,应属专门的研究课题了。

§4 不言而喻,这里说的结构,不是指文章的布局架构情节之类。任何复杂的事物,无不是多种要素综合起来的统一体,由此形成完整的结构。解剖事物的结构,既要分别研究各个要素,更要研究不同要素之间的相互制约,要素同整体的关系和在整体中的地位。可是,研究者的出发点和落脚点不同,认识和描写文章的结构,便出现多种方法,多种侧重,多种结论。例如符号学家探索话语中的符号系统,研究其中信息的传递和收发。逻辑学者考察话语的逻辑结构及其语言表现。曾经盛极一时的结构主义,则力图归纳出文章的组织模式。外国古典的修辞学、诗学、演说术,以及我国旧时的文论、辞章之学,莫不从写作演说的需要出发,总结了文章表达艺术的实际经验。所有这些以至其他的角度,都可资借鉴。但要把它们综合起来,熔于一炉,既无必要,也绝不可能。如果从社会交际的需要出发,从揭示说写规律出发,从语文教学(包括外语教学)的需要出发,恐怕可取的道路是把现代语言学同古典语文学结合起来。

用这样一种综合的观点,来考察文章的结构,取多类文章之同而避其异,可以举出结构上的四大要素:文意、文辞、布局、修辞。文章的复杂,不仅在于四大要素水乳交融,浑然一体;更在于每一要素本身包含着多种层次和因素,自成体系,俨然也是一个完整的结构。

§5 文意(семантическая структура текста)一项,看来清楚,实则很简单。话语研究中任何问题,无不直接或间接涉及到文意。各种话语理论也无不首先要确立对文意的看法。文意指什么?一般理解的主旨、主题、中心思想固然是文意;句段篇所讲的具体内容,也称之为文意。后者是得之于字面的低层次,前者是对字面综合概括悟得的高层次。首先值得思考的,就是字面层次上的文意。文章既是反映客观世界的,文意不妨便看成是文字表现出来的客观事物和现实。似乎读者把文章词句同客观事物挂上钩,就把握了文意。语言交际心理的研究,证明情况要复杂得多。我们读文章所得的图景,还不是客观的真实图景,而是作者对现实图景的感受和认识。无论文中之人、事、景、理、情,都是作者眼中的现实。这就是说,在文辞和事物之间存在着一个中介环节,是作者的眼中景、意中物、心中思。这是思维的成果,属于精神的范畴,俄语中称它为 денотат,我们姑且叫它是意念物、意念世界。无论句意、段意、篇意,呈现给读者的全是意念物,而不是客观事物本身。同样的道理,作者从构思文意到选材命笔,也是先把客观事物化为自己的感受和认识,即化为自己的意念物,再形诸文辞。文中事物间的联系,是客观联系经作者的理解在意念中形成的反映。文意便是意念物及其相互关系构成的整体内容。简要地说,这里包含两种信息,一是作者透视的客观事



物,一是作者注入客观事物的评价和态度。两者倚轻倚重,或合或离,随文章类别而变化万千。那么,表现文意(即语言学中的语义)的基本单位是什么呢?如果对文意取上述的看法,应该说能表现意念物及其关系的文辞,才算得上文意单位。不成句之词够不上。句子意足,自然够得上,但一般总还表现不了比较完整的意念图景。篇意虽大,却是积段意而成。最适于反映文辞与客观事物间复杂的对应关系的,要算段落了。在句与篇之间,文意单位远不止一个,不过界说模糊,这里无法细论。此处所谓段,是指由若干句或句群组成的意思完整独立的文章片断。“段”字虽失之熟而泛,却适合用来对文章作综合分析。这在俄语中相当于超句统一体(сверхфразовое единство)。

我们读文章,在句、段、篇三个基本层次上,都是将文辞同客观世界对应起来而转化为脑中的意念物,再通过积极的思维活动归纳出主题和题意,上升为题旨。写文章则从构思文意开始。所谓文意,无论谋篇或谋段,都得先设题旨,决定一篇一段突出说明一个什么思想;再定主题——要写的对象,即通过何人何事何物来阐发题旨。到动笔展题时,组织材料铺排成叙议,便写出了题意。文意结构中的基本范畴,可以说是题、意、脉、眼四项。题指文章所论的对象,篇有总题,段有分题,通常可拈出一个概念来表示(不是判断,判断往往就成了全篇或段落的大意)。展题时或叙或议表达出来的具体信息,构成题意。句子虽也能指出主题(如语法上的主语或实义切分中的主位)和展题,但同段落有原则的区别:句子多半不足以画出一幅完整的意念图景,经常只是勾勒图景的一笔。一篇总题或一段分题,在展题过程中所运作的思路,古人称文脉、意脉、题脉,我们借题脉一语来表示。这个文思脉络上的各个点,又有轻重虚实之分;对点题至关重要的关键之处,旧称文眼、题眼,我们也叫它题眼。篇与段的题脉和题眼,是就文章信息方面说的。在文辞上,应该看到相应地也有辞脉和辞眼,不过它们同文意范畴是相呼应,并非一定相重合。以段为例,题脉决定着辞脉,辞脉就是语言表现上的句内语义重心和句间的联接形式。如俄语中句子实义切分和词序所起的区别信息新旧轻重虚实的作用,就是与疏通辞脉直接相关的。题眼也决定着辞眼,例如研究俄语句间联系时发现的同义重复,其中的关键词语,便是用来点题的核心概念。题脉和题眼是文意与布局、文意与文辞间的纽带。题旨则是寓于题意之中却不径直道出的作者意图,是他要表达的中心思想。

篇章的语义研究中,素有表层意义和深层意义之分,其实各家所指不同,对说明文意结构帮助不大。对于文意结构来说,最重要的是由篇意与段意(具体信息)概括出来的中心思想。这或是一个判断形式的观点,或是一个寓于过程中的事理,或是画面上凸起的形象,或是着意渲染的事物特性,不一而足。但大多属于“言外之意”,不需或不想直说出来。直说出来便与文中题眼重合了。分析文辞,理解文章,最终就是要把握题旨。除了这个意义上的旨意、旨趣之外,文辞也还有不同性质的所谓“深层意义”,古人说是在辞面下的辞里,今人说是潜